

碧血錄
明黃煜著
全

進步書局校印

亦知書局
PDC

碧血錄提要

明黃煜撰錢塘盧抱經定為上下二卷首紀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楊魏顧繆高李六君子遺書次附天人合徵錄錄成於燕客有燕客自傳抱經謂卽彙次之黃煜想當然耳客聞六君子之獄興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變服入獄中將當時慘酷情形一一筆之於書至今讀者猶為裂眚燕客自謂通天文兵法是亦古之振奇人也姓氏獨付翳如為之浩歎

碧血錄序

武進趙懷玉撰

嗚呼甘陵分而名士危東林盛而亂臣忌自古宦寺之禍莫不借朋黨以殺人而濫賞淫刑毒痛海內東漢桓靈以還未有如明熹宗之世者也然十常侍雖惡承望風旨者不過牢修段熲輩一二儉人明則閣部重臣封疆大吏貢諛獻媚為爪牙而稱義兒者接迹於闈門矣太學儲才之地俊顧標榜雖甚而諸生三萬餘人各持清議明則身列成均矯誣先聖有請歲祀逆阹如孔子者矣范孟博慷慨陳詞王甫刑餘猶為改容明則儼然冠紳甘戕同類聞二祖列宗之呼而衰如充耳矣起立第宅豫作壽家小人僭肆之常當時猶有破之者明則陳符瑞讓邊功請建生祠躡拜而恐後矣廉恥道盡愈出愈奇使無數君子堵挂其間則天柱地維從此傾折人心漸滅尚可問乎此碧血錄之所由作也錄成於燕客首紀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六君子獄中遺筆次附天人合徵錄而以天變人變終之客可謂有心人矣方諸君子被逮納橐饘傾貲財周旋患難者所在多有然或感恩知己傾倒有日客獨未謀一面子身入都溷跡輿僮傳其筆札以徵倖於萬死一生此豈有所為而為之者耶惜

乎身處末流雖曉天文兵法未得見用且其名沒不傳也聞嘗思之汪文言之獄始於天啓五年十二月明年而諸賢相繼罹難又明年而帝崩使先一年德陵短祚諸賢或未必死死亦未必如是之酷乃天厭明德假手童昏迨夫人亡而邦已殄瘁此數實主之彼星紀告裁神人致憤亦何益哉是編向藏錢唐盧學士家鮑君以文將鉞以厲世問序於予予惟東林之學倡於顧高六君子之獄繆李實居其二縱騎過常州士民憤擊一賣蔗童手蔗刀嚙其肉啖狗名雖未彰事與五人竝烈逆祠遍寰宇吾郡以知府曾仲含先生力持得免是毘陵於天下不過一隅而與天人爭氣數者實出瓦域上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懷玉鄉之後死與有禁施數典不忘迄今猶為神往也既應鮑君屬因併書之論後之居是邦者

題辭

碧血一編紀明天啓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燦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塵容江陰繆西谿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為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聞六君子之獄興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為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為桐城左公浮邱一為武定袁公熙宇一為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為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鬼之天下也彼自以為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詔附惴慙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為之繪畫迨其身既腐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

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為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為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為奄者而使之盡為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據腹而身危奄恃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為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間睽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為是又有人變迷畧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彙次予以為當即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乾隆四十有一年八月望前一日東里盧文弨題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

碧血錄目

碧血紀死忠也其同事而生者不具載。

欽贈光祿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給還原銀以旌忠直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

萬燦字闇夫號元白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天啓四年甲子六月杖死遺書

欽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恩封四代賜祭葬蔭諡給贍銀原任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楊鴻字文孺號大洪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

獄死。

遺書三種 辨揭 絕筆 血書

欽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左光斗字遺直號浮邱直隸安慶府桐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

死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表化中字民協號熙

宇山東濟南府武定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特祠諡蔭長子學冲并奉旨附葬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

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一種 自譜

欽贈大理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字思永。號衡臺。山東

東昌府南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

欽贈太僕寺少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陝西副使顧大章。字伯欽。號塵客。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四種 自叙 書刑曹事 雜記 絕筆

欽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賜祭葬。蔭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

真定府高邑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戍死。

遺書

未請卹

原任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鄧漢宇。字□□。號吾邱。江西建昌府新城

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戍死。

遺書

未請卹

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夏嘉遇。字□□。號繩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天啓五

年乙丑三月提問擺站死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諡給贖銀五百兩原任四川道監察御史夏之

令字宣伯號邵五河南汝寧府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九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

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字□□號洞初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天啓五年乙丑

十一月逮詔獄斬死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陰奉旨議諡原任江西道監察御史吳裕中字幻

益號磊石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二月杖死遺書

欽贈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字季侯號來玉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天啓六

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詹事府正詹事恩封三代賜祭葬諡原任左春坊左諭德繆昌期字當時號

西谿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自錄 就逮詩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特祠祭葬蔭諡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字景

文號蓼洲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兵部右侍郎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起

元字仲先號絲貞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一種 訓子書未到

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字

存之號景逸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自沈死

遺書二種 遺表 別同志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字仲達號次

見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就逮詩 誠子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黃尊素字真長號白

菴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遺書 詩未到

未請卹

原任刑部右侍郎王之寀字口口號心一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天啓六年丙

寅口月逮詔獄死

遺書

附

天人合徵錄

燕客草

天變雜記

人變述畧

碧血錄卷上

明 黃煜彙次

楊大洪先生獄中書

逮民楊漣謹揭為心不欲辨。聊一白不白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
鎬熊廷弼失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左光斗等為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
有也。即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
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辨者也。至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
遂成此一逮也。由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辨者
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絨得人口。可以汙其名。陷其身。耳。血性
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既已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不聽。辨復
何為。此皆心之不欲辨者也。何以不欲辨。非不敢辨。不能辨。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
告君父。出對天下。辨駁執爭。只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
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漣自看。畢竟只是身
名兩字耳。盜金不辨。昔人或為之。况在君父之前。漣所自恨。三朝奉養。一念獨盟。毫

無補於今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累臣。死且不瞑。若夫雷霆霜雪。無非天恩。何不可安受。而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辨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漣之願畢矣。謹揭。

絕筆

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絕筆書於獄神之前。漣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逮。不為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長途。銀鑄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概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一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打問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辨。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乃就本司。不時追贓限限。狠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慎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禮。不過警我者。立迫我性命耳。借封疆為題。追贓為繇。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於同類。然則漣今日尚何愛此餘生哉。叩九關不得。苦求自絕。明漣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漣死則警我之忿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之慘。而漣亦

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毆之尤。於先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沖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乾清。亦謂乾清非李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於皇上臨政為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杜漸。專擅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祇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清可乎。即曰踉蹌出宮。無知中宮。快貪怨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錮迫。至於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為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晌遷移。百法千方。惋惜無非。為內外欲殺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為封侍。飾成遺命之專。如此不知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宮人。視先帝為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為發明違和。以舊病偶發。服藥無效。命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并皇上服侍人都有了。與停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服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語不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

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大臣以輔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李侍拉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為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即暈倒御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丁寧。明加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凶嬖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讐。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祇存此一段議論。灑向青天白日。為幽冥覈實者考質。倘仁人君子不忍絕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脩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為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三乳臭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嗟嗟。癡心為國。妄趨死路。生有累於朝紳。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長宏碧血。留為干日白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疆固。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即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即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於潛邸。陵聖母之讐。大廷辱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一愆。不畏死之揚漣。盡一筆抹殺。若夫秦昌元年九月中。傳

李氏氣毆聖母與節次無禮等聖諭。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聖上親言朕與他有讐。當時君臣相質真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連謂事關大體。即語有失。次處有父愛。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况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連沈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奉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唯同朝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連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矣。好笑好笑。讀書作官人。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為兩跖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為目前自卸妒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任路上大乖巧。大便宜事。何苦癡愚。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食朝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個個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利。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

不敢詐。即范滂臨刑。欲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父子相訣之語。連亦謂子孫何不更勉之忠義。而作此隱語。替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何證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血書

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讐人。久拚七尺。不復挂念。不為張儉逃亡。亦不為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傾路遠。交絕途窮。身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於天。何怨於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主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魏廉園先生自譜

書年譜稿前

皆在轎中偶憶筆畫添註恐俱難記。

此稿第藏之耳。且莫以示人。

此譜閒架小定。然事多未詳。

萬曆三年乙亥一歲。

予世嘉興遷善鄉三十五都北區東三歲圩人。可考者以洪武間諱伴者為初祖。祖增於徐成三十九年。成三編戍於雲南大理衛。徐氏絕。則以婚家補伍。予家乃西隸軍籍馬。宣德中。折嘉興為嘉善。因為嘉善人。今在大理者為真公派。在嘉善者為成顯二公派。成顯出於海。海配金氏。真母亦金氏。又所傳真子述。寓成顯二公書。稱叔父。真成顯似同父兄弟也。成一支絕。顯為予高祖。高祖四男子。仲子為予曾大父。隱齋公。隱齋公生南川公。南川公四男子。仲子為繼川府君。府君以予行人滿考。移贈行人司行人。再以予選授工科給事中。以先宗登極。恩贈工科給事中。已予升禮科左給事中。時以皇第一子生。推恩贈禮科左給事中。已又以予陞吏科都給事。

中。以今上登極恩未補。補贈吏科都給事中。先是為行人時。行人尚仍八品之舊。先孺人薛不得贈。後三贈皆孺人。適追奪之命無虛日。子罪至勤緹騎。而未蒙赦。削恩特隆。故叙次獨詳。稱府君先都諫先妣孺人焉。先都諫既以仲子任大父里。徭家破。田廬服物朝夕鬻。鬻盡。嗷嗷五口。悉賴先孺人十指矣。既屋廬折。而先孺人又娠子彌月。戚族以入產婦相戒。獨先孺人之四叔母。子贅而獨居。留與同居。及宿衾稠微爛。先都諫先孺人時對紉其裙。輔之寒。或益以短裘。不能支也。蓋是時。先都諫每晝出。與人象棋。而孺人拮据支吾。生人之趣都盡。一夕腹痛起。拮据壁棟間。火光熒熒。先孺人以為鬼燒。疑不祿。而火光緣棟上升。至春梁正中。而子生。時先都諫睡夢中。則又若見兩童子執燈導一金冠緋衣少年者入臥室。遽然起。則聞子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都諫自是決意教子。身為蒙師焉。

四年丙子二歲

先都諫授蒙於鄔家村。徙家相就。二姊歸於吳。先孺人腹予而紡。日溺汁漬腰。以為常。

五年丁丑三歲

六年戊寅四歲

是歲先都諫授蒙於陶之凌巷。徙家相就。日置予於膝。授諸弟子誦。予聞所授孝經大學諸書。亦日漸成誦。

七年己卯五歲

八年庚辰六歲

是歲先都諫課予讀。讀能強記。課偶語。頗能捷應。嘗引以對客焉。

九年辛巳七歲

七八歲時。每就枕。先都諫口授古忠孝節烈事一二條。睡醒。即令占昨所誦書。讀暇。先都諫假予散步。輒詣先孺人緯車側。先孺人背常負痛。命予拳背。或散步。每有做官何所事事之想。

十年壬午八歲

是歲始出痘。痘愈。先都諫課讀五帙。並授過目。輒誦。誦已。輒亦善忘。新授稍快。溫習稍苦。先都諫因命予徧授諸弟子誦。習小楷。頗工。復命予徧授諸弟子做。人稱為小先生。諸弟子有時持畫扇者。至為題咏其上。

十一年癸未九歲

予八九歲時家常并日而食。或野菜和米作粥。浙粒飼子。先都諫先孺人及三姊妹菜羹耳。至課讀稍弗中程。箠輒數十下。不少卹。先孺人護之。每中杖已而徒泣。南川府君見之。問為流涕。曰一兒忍乃如此。先都諫背予向南川府君流涕曰。正復不忍耳。

十二年甲申十歲

予時於村童中頗負穎異之譽。抱女者多欲得以為媾。先都諫意在能佐予讀者。氣類不能佐予讀者。雖富不許。而外父錢公惺寔擇婿頗殷。先都諫以為庠士也。議昏焉。

十三年乙酉十一歲

錢公既急予婚。而先都諫復急予講。先都諫時從人言少所受業師賀正泉之嚴。而有益約者。因詭言錢業已延賀為師矣。先都諫因命予赴錢壻。初錢實未延師也。去錢數百武。有尤濟宏先生。因往附學。不一月而錢徙居。從師不便。仍歸學於家塾。先都諫日有廢讀之憂矣。

十四年丙戌十二歲

錢公館蓮花涇徐氏子往隨學。未幾錢甚病。主人亦死。呂雲巖館于族。因往附學。數月無益。

十五年丁亥十三歲

是歲先都諫徙館于趙巷蕩之短濱。族叔月臺合孫竹亭。拉朋徒十餘人。延沈玉臺先生共業。先都諫率予往附。月臺弗許。強而後可。蓋人情忤予之慧。憚予之儂。幸予之貧。奪予之便。謂可以終廢業也。未幾。喉沈師謝予。予詢之故。曰。汝日偕某儂。予曰。既兩人儂。則奈何。謝予一人。辭去。而先都諫急縛予。謝過。杖予至血流。沈師乃許卒業。既自欲行文不可。則又私自行文。不問何題。凡所見聞。必能拈入成章。馬入秋。遷館於孫。每見竹亭。述少年從王龍溪游。與君興叔及沈師。誦說陽明正齋兩先生事。時學靜坐焉。是冬南川府君卒。

十六年戊子十四歲

是歲大饑。錢公聚徒數人。予與之俱。李全吾者。錢公之女弟夫也。愛予之質。特稱說於鹿胡葉公。葉公見予文。則又大奇予文。謂宜置之好師友。於是沈元封先

生願授書。元封之兄心陽則願授梁鹿胡先生若主之馬者。率子詣學。未幾有試事。予試輒弗利。又弗竟學。九月叔父君興省試下第歸。先都諫日裹米一升。越旬日雜置魚肉之屬。令就叔父學。叔父既感先都諫之生之。又憐先都諫之志。而恐其弗遂。慮子之質。而底於無成也。說書則叔父不躬說書。則令予說書。弗當則更令說書。而終不自說書。或四五更而弗當。常笑曰。汝初說已近。吾怪汝之頓而思弗沈耳。謂作文之益不在作文。如在閱文。每閱先正一文。輒閉不令閱。先以其題令口占一篇。大意弗善。則令更占。占數過而後閱文。又不令竟閱。或閱半而令續。或閱邊而令偶。於是規矩準繩。轉折淺深之妙。大進當意。則賡歌互答。如對好友。不當則長跪。至丙夜。呵切弗假。予文章之有根基。三冬之力也。今安得如此明師哉。

十七年己丑十五歲

先是先都諫廢箸時。三叔如川公曰。兄箸總廢耳。不如以其住基旁。基歸我。我以其野田易兄。至是先都諫蕩折者垂二十年。族長者弗能平。勸三叔以畝餘歸充都諫。三叔之入人質賈者。則先都諫代輸之。乃先都諫旦得之。而夕售之。充余脯修齋鹽之費。從金鳳臺先生於俞氏。族長者弗善也。媢笑藉藉。予又嬉第銳於舉。

業每一追憶痛恨欲死

十八年庚寅十六歲

先都諫既貧甚。東脩所入不足以充衣食。又極意於予之脩脯。脩脯固不足以入時師之目。而饗殮又弗時繼。錢復貧。歲踵饑。業沾廢。君與叔父愛予甚。時念此兒不成。則已成。必越眾。數以此堅先都諫心。時偕友人讀書於邑之東塔。則載予與俱。又徙於陸莊。則與俱之。陸莊不數月。叔父病甚。就醫。予彷徨無所歸。徙家塾耳。一日聞叔父病甚。且往候。值表戚沈少蘭謂若叔有極美意思。亟見若若奈何。弗亟往詢其故。曰若叔未子。病且革。意嗣若矣。予曰幸為我謝叔父。家大人止予一子。予嗣叔父。予父又誰為嗣者。叔父家固康。病卒。瘞自是不第愛予。且敬予。有事就而相商。如成人矣。

十九年辛卯十七歲

先都諫復徙館於陶之凌巷。而予從泰宇曹師學。夙仰曹師之規行矩步。稱人師。而曹師一見予文。亦即視為相長之友。志氣鼓舞。藻思溢發。寂寥短章。春容大篇。脫如其口。口如其意。一日三藝。日中脫稿。如探囊焉。曹師課藝篇有大結。結中時

有感寫曹師每勤默容之戒亦閒發為詩歌是歲先都諫任脩脯資而傳餐屬之錢讀書得稍成片段云

二十年壬辰十八歲

予赴童子試縣府俱有名二月正於郡寓候道試而怦怦心動急馳省則先都諫感寒疾然聚授生徒如故予勸且暫遣因留侍疾而先都諫蹶然起曰負我負我因自出僱小乃減一簪五分許為試卷費促予登舟親為解維望余舟不見始入寢先都諫初不自虞其革復謂道試固不遠也然予心日不寧閒務程寓門而人以計聞先都諫以二月十五日終於正寢予驚恒號踊屣襪遺脫不復還寓跌而奔不識路則依官路行謂牽路可達乃未盡六里街兩足為磚石屑所噬血漬泥墳赤屢起屢踏行道嗟悼一轎卒揚君賢以事歸邑見而隱之挾與俱困甚則附其肩以行昏時達邑急買舟歸尚二更得躬含殮也先都諫彌留時不欲葬於祖塋意欲問之君與叔父得尺地可靠者而叔父故出嗣於南郊叔大父弗得自主又木直薄不可以久屋主人難之遂藁葬於祖塋今三十四年矣未能更葬非先都諫志也葬畢人散一母一子徒朝夕哭屋主人故有子從先都諫學因拉諸從

先都諫者畢從予。予於是一意為蒙師矣。余既未冠而諸生徒者。又故狎處。而年相若者有之。頗黠者陰號召諸生。令弗馴。予約予知之。立為程約。弗如約者。罰弗爽。而黠者佯聽之。黠者以為予將終聽之。諸小生亦嚴事予。逾嚴黠生矣。偶一日午解。予散步於鄰場牆以內。而牆以外故有五聖神祠。黠者率諸生徒燃燭祝予死。予一一聽之。從閉戶潛歸於塾。儼然坐。黠者至。予叱令跪。弗馴。予詰以項於神祠前羅拜而祝者何言。諸生徒相顧失魄。而黠者首服其辜。自是莫敢以黠應矣。復與諸父兄約。歸而馴。謹者密以聞。歸而傲。弗馴者密以聞。聞一獎之。責之。而諸生徒之馴約在家。如其在塾也。課蒙之暇。閉為時文詩歌。俱勿專業。

二十一年癸巳十九歲

仍館於陶矣。季君全吾以生徒過多。恐廢業。延以訓其子壻。併拉唐張二三生。李實貧。弗能為館穀。主其意良厚。先孺人遷居於君與叔父之側楹中。

二十二年甲午二十歲

張生為主。附以孫氏諸徒。張以椎油為業。夜半起。予亦起。主人偵知之。每以魚飯饋焉。時饒公位督學南畿。有聲。一日書賈挾四府考卷來售。心愛之。而力弗副。賈

人去頗躁。竟遺其後一帖。可五六篇。玩之。自後為文。氣機觸發。如決壅泉。搦管拈題。意興淋漓。無所不有。迨縣試而服未闋。逾月而覆試未闋也。時覆試有未到者。案故未出。予服尊闋。而覆試者二人至。予得補考。恐縣令疑為冒籍。更名廷鯁。以從兄弟中有庠生以廷字排行者。可弗疑也。時縣令為陽東章師。即於縣堂較藝。寸晷中敲呼號徹。而予卷以次交。迨第三人交卷。則章師手予卷而示之。曰。文當如此。如此。因目屬予者久之。予欲覽初交卷者之文章。師曰。不必看。汝持卷去。補原試三題來。我前汝立補三義以進。則又喜。又撮其意所欲首三人。同余再試。則又喜。置予第二。曰。恨補卷不得首子也。時夏公璞齋艱居。少許可。見予試卷而臭味投之。因稱於高景逸吳子往。府試第一名。道試第四名。補弟子員。冬十二月廿又四日。就室於錢氏室人。今三封為孺人。予昏服御皆如常時。越二日而先孺人寄一新油綠布道袍至。三日而攜室人拜先祠。因留過歲。先孺人甚歡。

二十三年乙未二十一歲。

館於凌生斗垣。秋病痢劇。拈一死字於榻前。萬緣都斷。愈後。閱文大明快。是歲有壬雨。圃者善子平。批子命。止于酉鄉科戊戌。聯第一語。而無別說。更叩之。曰。趨吉避

凶的話公也不聽。仕途上寬人些。已又向人云中後還有三十年貧賤。今科分不驗。而酉戌以來近三十年矣。

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二歲

館於凌夏君與叔父病不起。叔父平昔最愛敬予。而三從兄某。父不以為子。兄亦不以為弟。叔父每憐而衣食之。出入與俱。予宗故軍籍。南郊公為長支。無子。叔父嗣。祖遺軍田二十八畝。以供軍需。合族分受久矣。南郊所自置產。非軍產也。而某乃鼓族人而訟。時叔父有子。年孫三歲矣。舉族為利所哄。而予以一人挺持其間。刃攢於胸。時予婦尚滯外家。先孺人念予婦。予婦亦時時念先孺人。慨一塵於城中新街。姑婦相傍也。泖兒新產。而族人日集而噪於室。老者言死。飢者言食。強者言毆。言殺。無休時。狡者則又向南郊公云。我輩第惡之。果甚。何敢得罪叔公。南郊公頗為所愚。目予若轉貽之戚者。而予挺持無二意。郡縣亦俱是予言。諸耽耽者亦私有以餌之。予弟家得無恥。而予於族樹怨矣。任事之性如此。

二十五年丁酉二十三歲

館於沈生墳家。錄科補增廣生。

二十六年戊戌二十四歲

仍館於凌。是時館資特十金。而贏奉先孺人。先孺人歲可費六七金。餘金則買書讀之。孺人出父母驕。攝之中。春汲纈澣。紡績成習。室靡閒言。門無俗務。雖兒新慧。囊有餘錢。長讀浩歌。樂莫樂於爾時矣。真是樂。試問位高金多者。還識此樂否。

二十七年己亥二十五歲

與趙歸甫共業於桐邨書屋。夏惠清許敬菴先生。招與其公子共事。因與鄒自淑。希孔定交。是歲長女生。錄科。今行卷中行夏之時第一首。即試卷也。

二十八年庚子二十六歲

館於許。春讀書阜亭山。夏讀書西湖之陳莊。秋試不售歸。先孺人病。噓醫不驗。復徙居南郊公宅西偏二楹。十二月廿又八日。有先孺人之痛。先孺人病中。孺人服事左右。庶幾孝謹矣。

二十九年辛丑二十七歲

館平湖陸氏。而孺人撫一男一女以居。每昏。則置二稚。卧榻而篝一燈。先孺人。極前獨紡。常至丙夜。叔大母沈絕愛憐之。庶蔣叔母陸及諸妹。或從暗中相警。紡如

故明日以為言曰我時思見我娘娘何懼

三十年壬寅二十八歲

吳江陳氏及新開湖二金生合而延予主人既不文三生亦不韻復荒僻無門外之交予得一意於舉子業悉陳先正時流所為文一一比勘分雅分俗分正分偏分古分今如合諸券偽者不能欺予即亦無一字得干予之肺腑矣是歲錢公卒為具棺斂併葬焉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九歲

陳公穎亭延與其公子貴聞發交共學二月以四卯葬先孺人於七十畝兜是田故先都諫所售以充予脩脯予贖歸先塋之葬既非先都諫志而先都諫葬後族伯少山葬其左族叔君飾葬其右先孺人不可以合於是營合壙於七十畝兜先以葬先孺人而虛其右以待先都諫乃葬後多故至今未嘗合也先孺人服既闋始就遺才試縣試第四名時縣令為安福謝公鳳高名雖稍亞而意常在予府試第一名則嘉興令鄭公振先所取時競者日奔走名紳之門自鬻名紳亦復假文字以收名生心醜之故心德鄭公之知己而終不敢以相聞也道試錄科鄉試不

售

三十二年甲辰三十歲

仍館於陳高先生來弔得見數歲館穀所入亦微有贏者而孺人刻苦自將撫二稚雖菜腐不時食是歲出痘幸俱無恙而調補徒熟醬耳以此得置數十畝兼有儋石儲孺人儉德所致也

三十三年乙巳三十一歲

館夏瞻明予既於鄉居不愉而卜居又復無力偶城中學後一居北向而臨水者欲售價可數十金與三從兄靜我鄰力勸成之半以貸母錢而力誣矣是歲葬外大母沈孺人先是外大父守耕薛公生兩舅字長舅弗慈長舅亦弗善事其父母挈其孥棄父母出走守耕公沒先都諫跡長舅歸喪弗戚外大母依小舅居小舅死其婦改適外大母無所歸則詣長舅出走處與居先孺人日念之生死不相聞時痛戊戌遣子詢故嘗知長舅出走處跡之外大母則既死矣其柩存先孺人於是歲遣子扣長舅歸外大母骸輒不許至是子窘甚而舅婦死長舅復老病則使人告子葬外大母子力弗能及而不敢辭以清明節裏事此先孺人志也時孺人又

病瘧病實非瘧大都怪痰耳而醫者醫之大潰爛以至於瘧所食參耆無算尹兒
又以赴館過橋為鄉人負布花者所擠墜橋下右股斷更費數十金是居不一歲
而即質之人賃夏瞻明宅偏數楹以居

三十四年丙午三十二歲

復偕賁聞兄弟讀書於南城沈園錄科鄉試不售七八月間孺人大病垂死時伊
兒已知事母病也

三十五年丁未三十三歲

館高氏翼光昴光軫光是歲以壬寅所得皆沿門持鉢非自己面目盡情拋撇匠
意抒寫所得不數首然意思開發矣高已具明歲約而氣岸各不相能併當年辭
之

三十六年戊申三十四歲

館風溼秋遷館於瓶山是歲大水所羸儋石盡沒

三十七年己酉三十五歲

偕朱士翹讀書於荻秋菴錄科六月赴省自肄舟中即時拈誰能出不由戶題而

機軸枯澀。時復置之。至八月初。汨汨如湊泊。勉成由戶一義。更成二義。而入場為雨所苦。候點之時。已淋漓透溼。入號舍。復處下流。沒至腰腹。困頓特甚。幸第一義宿備。遂酣睡。及午。庸孟稍稍點。次為之。夜刻燭為文。以更為率。每成一義。輒小憩。卷畢。神思乃漸平復。展閱自笑。亦復沾沾自喜。場畢歸。謂泖兒曰。當是第二卷文字。果中二十二名。為元趾戴師本房第二卷云。詢故事云。縣公稱門生。久當更之。予以為既久。當更之。何如久而不必更為善。因不稱門生。入都仍更本名天中。

三十八年庚戌三十六歲

下第讀書於城北。夏晤顧涇陽高景逸。薛元臺諸公於徐元仗園中。

三十九年辛亥三十七歲

館夏述明。是歲執弟子禮於高先生。

四十年壬子三十八歲

高氏復來延予。予復館於高氏。是歲泖兒補邑弟子員。偕吳子往北上。寓香河北寺。時玉臺先生為香河諭。

四十一年癸丑三十九歲

下第讀書於慈雲寺。時有解

四十二年甲寅四十歲

時賃夏屋居九年矣。所居前列十餘楹。東枕小橋。即泖兒傷足處。面溪。溪邊無容足之地。虛一廊以通行。循橋而西數十武。於列楹中。啓一徑以通予居。徑窄。行不可以並。又中鑿一溝以通簷流。循徑而入。為三楹。則予居也。西一楹以對客。簷卑俯而後可入。外廊割三之一。以與西鄰。其庭則南西鄰。澗穢雜置。籬落縱橫如魚鱗。復迤而東南。并不能以三之一。東二楹。環堵高稱簷。東一楹為厨。屋勢傾而東。主人於厨下斜設一木。以支家人出入其下。日數十俯。中楹之前為卧室。後截以置織具。西楹之後以通行。後更有三楹。高深廣俱不能以丈。西以祠先主。中儲書。東儲柴而已。諸簾繩皆百年而上。黑脆垂垂。又址下而外崇。遇雨則上漏下漲。即晴霽亦溼。以為常。己酉而後。又於徑之東側。賃一楹以居老僕。至是有數生徒及門。更典三從兄卿雲屋以居。併居諸生焉。以營典直。故家更蹙。尋病而說經課藝。神益玉室人。醫人友人勸之。不少休。瘵兒乏裨。從市肆賒夏布為裨。直四分耳。每索值。窘中不能應。每自笑。是年四月四日。洙兒生。猶在夏居也。妙景。此況味亦當于

古也

四十三年乙卯四十一歲

元趾戴師補官文安。以書貽予。謂家人赴任過浙。挈予同行。兩世兄共事。予竊幸早北。可以肄業。遂謝生徒弗受。而急泐兒婚。并為濂兒訂陳賁聞婚。乃世兄遲遲來。又止二世兄來。而第遣其家僮相聞。舟還前。予既以諾戴之請。不得已買舟以前。遇於京口。蓋世兄實無意於予。而所偕李生者。日酒食聲色相詭。浪交相怪也。未抵文安。則李先以意通戴師。使戴師先怪予。乃予新買一僕與偕。後湛溺於賭好酒。弗能其主人也。日過午而不能得飯者。時有之。予於是時作孤身萬里垂死空山八字。觀以自持。偶有人索題壁立齋歌以見意。乃是歲所詣文境。又自覺蕭灑夷卷云。早冬閑吳子往入都。因辭文安去。

四十四年丙辰四十二歲

場前文思蹇澀。有曳白之慮。入場日。遂全不構思。引筆直寫。自謂免於曳白而已。而汨汨而就。燈下補稿。頗覺生動。乃人情以平日之蹇澀少之。即予亦自少也。橐中金盡。又所攜甚不習。且離家久矣。試畢即南至東河。聞報中二百九名。本房

為等軒商師。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三甲第十三名。觀大理寺政。六月。遂行人司。行人意有所不可。輒於眾前否否。人搔首吐舌之不顧。而遂以賈時人之忌矣。十月。奉使諭祭衡府商河王。以二十一日辭朝。

四十五年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入青州。竣事。取道泰山。登其巔。拜孔林。二月。抵舍。輕舟微服。意思蕭然。女氏歸於曹。衿襦不具。

四十六年戊午四十四歲

予在京邸時。稍貸雲卿兄金。無以償。以典房舊值償之。仍贊夏瞻明政和橋居。居其家人而自還朝。十月。奉使同徐雅池太常冊封代世子。即鼎澗。故代王所欲奪。以與鼎莎者也。有所贈。謝弗受。同事代為強之。不可。云澗莎爭立。費金錢多矣。此翻須令知中朝原自有不受金錢之人。平生之硜硜。又弗論也。偏除抵舍。

四十七年己未四十五歲

十一月還朝。補考滿。會禮部堂印久懸。明年始達吏部。

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庚申四十六歲

過時行人尚階八品。具疏移贈。尋奉使岷藩。掌喪岷固楚之南境。黔粵鄰壤。暑雨中跋涉萬山。事竣以六月十七日登衡山絕頂。蒙雨而上。至頂開霽。少頃復雨。信宿而下。道江右。訪南臯先生於吉水。抵里。兩奉宸詔。令上登極。予以俸滿行。取相善者勸亟行。予曰。徐徐以聽其自定。

天啓元年辛酉四十七歲

三月入都。杜門獨坐。有來顧者報之。不來。雖要人不往。例候考者。於朔望日赴吏部。搢堅不往。而一時忤予慕予者相半。四月初七日考選。初十日命下。得工科。而要人之忤予者。以不得遂其忤心。大缺缺。羣忤而黨要人者。爭眈眈而伺予矣。時正值遼陽之隘。而王希泉以宿名為楊李請命。竟得請。予不勝封疆之懼。疏劾王羣兇猖獗而起。予弗屈。乃王日仰於鄒南翁。出入朝序。則隱其脇。聞羣兇又號於朝。王不得安其位者。且拉鄒南翁日向余。而瑣瑣矣。復走其信僕。昏夜持書叩予。予弗奪。自是楊李得長繫。而兇類之疾予者日益深。中予名於內。已周家宰中言者以去。張誠字以御史大夫為冢宰。首推鄒南翁為御史大夫。內方自有所屬意。得旨別推予。輒疏爭。人咸為予岌岌。會有繼予而爭者。南翁故得為御史大夫。而

收者益亟矣。是歲督浚城壕諸監督各費不等。予案文計費以報。費多者率自告減焉。

二年壬戌四十八歲

廣寧失守。同僚議捐俸助煤米各五十金。惠元孺云難為。魏廓園廓園於一切餽遺咸弗受。計吏望門卻走。蔡元岡云誰教他弗受。而予以工垣歲數有金帛之賜計九十金。諸受賜者咸益之以識欽賚。予以弗得朝夕菽水。郵四十金歸買祭田八畝。而適餘五十金於橐。得如例巡視節慎庫。諸商工官胥或以予未嘗為吏易之。其故嘗為吏與未嘗為吏者亦徒夤緣與共為姦利。一日有投二簿領陵工銀者。驗其印文皆謬。立法之。而大司空王大蒙以為發其工部贖印。愆甚。又軍興旁午。諸商工官胥乘急為姦。大司空一切弗問。令悉白予。而予稍持之。又議築重城如都城。京營長李公松毓既以為長策。大司空又以為是誠在我。議費六十萬金。按二八陋則則諸胥當入十二萬金矣。諸商工官所乾沒不可勝計。寇在遠而虛糜六十萬金於門庭之近。非計。顧無冒擔者。予奏大司空止之。亦遂聽之。然大司空益懟予矣。又一時宵小。悉集於烏程。烏程相客魏以自固。其所以媚客氏者。至

織醜弗可聞。諸君子共起而擊之。予更為特疏。疏上幾不測。親好亦數顧。尋傳為知是弗受書帕者而寬之。未可知也。陳堯師亦石病革。往候鄒南翁在坐。愀然曰。不久恐有廷杖事。陳師病。舉體振撼不寧。側身向外。稍展而俯其首。執予手曰。汝打不起。今後莫做狠本罷。陳師督學浙中。兩試皆不甚前。而道義骨肉之感如此。時王紹徽處西北而號。召東南在朝在莽。實繁有徒。冢宰實陰用之而護之。至是徧擇撫臣。缺。予糾之去。每犯必羣兇之尤。一時以為予有發。必拔繫驢之概。而實犯眾怒矣。奉使福藩。冊封王妃。使峻道嵩山。宿少林寺。阻雪。冒雪尋達。摩面壁石。抵中牟。福藩復以五百金致餽。不受。復書勸令稍廣。以助遠餽。是歲外母卒。孺人身其喪。先是外父母生一子。而驕畜之外父卒。子未成人。已驕不可訓矣。而外母護之更甚。護驕子既甚。而所以苛求孺人者。復大不堪。衣食之屬。歲具以遺之。立授其子。供一擲之費。計朝夕。供菽水。則朝夕嗚嗚哭。念其子之飢。具粟以遺之。亦復供其一擲耳。孺人不勝遺。外母不勝飢寒。子愈益驕。嗚嗚苛求。至於死。

三年癸亥四十九歲

新正抵里。口月口日陞戶科右給事中。邑中苦兇。運姦胥姦里姦軍。相比而勒民。

民困予從史邑父母不問官民二戶復九石八斗之贈為例更無名之費不覓一切裁去時邑父母既不甚健又陰從而撓之者多端雖官紳閉有之所以左右邑父母者頗力後歲慈嶽王公撫浙藉其力凡浙西漕稅之地畫一為令歲可留數十萬石甲子大水米價不甚涌貴云予自度取怨於世已甚有休焉之志而同好以君子道長宜出勉為北行而時僂而欲還乃二三蠢僕無一可遣以繳節者途中接邸報又以口月口日陞戶科左給事中遂抵都下一時仁賢頗相信初志漸隱矣冬至陪祀南郊會有巡青之役京師小民以報商為苦而舊商街胥中貴以招商為利於是京場各商按例不報其外各倉場有裁而無報報者認者同至閉一易之新商困或即併之舊商人情帖然估價較往歲省四萬金往青役無羨予不三月存羨金八百餘又卻青薦之謝先事者以為形其短殊嫌時邸典濫冒請乞無已一引會典裁之雖大有力甚有口者弗顧益滋怨矣

四年甲子五十歲

先是某者御史為大理丞不數月遷少卿矣又不數月而莫以僉都協院時副院則鄭公元岳僉院則楊公大洪席俱未暖某欲遷僉院則躋揚為副而遷鄭為戶

部侍郎。予以一時副僉稱得人。官固未嘗缺。無故出鄭公於戶部。人情亦不堪。即吾輩任事當在大先。遷官當居人後。若吾輩不以恬風世。於皇御門之頃。特出面。恩取忌。品亦不光。予自以為朋友切磋之道宜爾。而聞有二心矣。逆數是歲之二月。史垣都諫程芸閣當陞。序屬某。□□於冬閒。即微以親病聞矣。序當屬予。而某不便于予之居斯地也。急貽書於阮大鍼。令急來。時阮移病未半年也。阮資雖在予前。而尚為右給事中。阮至而程始陞。陞後復以補某。補某之後。阮轉左。會江北銓司缺。某意屬何。□□阮意屬曹履吉。公論以屬宿望程我施。程後徐當補何。而阮於某格格也。則又修而推陞周士樸。出工垣缺。以待阮。阮大恨。急圖於故所結兄弟。傅繼教。嗾弗下。而某又陰卸。以為是予欲之。而予弗聞。阮故弗善予。自恨滋甚。於是某之喪聞。而阮補吏垣矣。阮既補。予以阮故未絕於吾黨。凡事誠意相商。必不至大決裂。乃某意既弗善予。復不善阮。欲乘此兩去。而更有所屬。會西江諸子。以鄉公匪石調銓事。弗得與聞。為恥。阮因合章。□□并合黃正賓。陳居恭。共搆之。而操江。□□復歿。歿於弗得。歿。令圖子。并圖浮邱。而傅魁之疏稿具矣。魁稿具。而阮始辭朝。子疾叩冢宰。停數日。且弗推。冢宰既諾之矣。乃以是日陞子十

八日。予陞吏科都給事中。十九日。傳魁疏上。時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然結相拜。作竟夜談。魁既結。繼教為兄弟。為內應。復伺魏奄於道左。以通款。奄甫至而魁疏下。汪文言逮矣。聞是日。且併逮予。而旨下。乃有新擢首垣。不得輕誡語。予疏上。又得旨。著即到任供職。遂以二十六日到任。於二十七日。鴻臚寺報名面恩。乃二十八日。忽於朝儀起。數奉有互參未明。何得到任面恩之旨。舉朝驚詫。二十九日。予有疏席藁三十日。復奉有到任供職。并免面恩之旨。然予之去志決矣。徒以汪文言事未明。暫奉旨。且留會揚公。大洪二十四罪之疏。嚴旨切責。六月初五日。予具疏公糾。立頃傳票降級調外。語未竟。復傳錦衣衛拿予。閣臣韓公象雲云。一刻兩傳。如何遵奉。調旨罰俸。而遊於羿之彀中者屢矣。予於是決計歸。直須文言事竣。而某嫌於共事。不能獨留。謂予徒崎之使去。則以計典。近教同志者。具疏留予。小臣屢奉明旨。謂義不當固辭。遂銳意以澄清計典為己任。會於奉旨禁餽遺之。明日發霍邱之饒。而人愈側目。御史大夫缺。營者多營之內。予一意推景逸先生。謂人既內營。推之自外。疑多不下。不下將廷爭焉。若爭。須為天下第一人爭耳。他人不足爭也。既而得旨。九月朝審。時樞輔請宥遼左失事。得旨貸以不死。於是朝

審日不列情真第云候旨竣事大司寇傳簿畫題予以恩貸出自聖意朝審自是
明刑堅不畫題併為刑垣具公疏草而議定會晉中缺巡撫尹同臯潘雲翼欲得
其座師郭尚友郭先以賄入程芸閣程辭之而復至頗有聞冢宰既不許秦人則
思用惠公元孺齊人則思用周公衡臺乃冢宰則自與夏繩北定一清恬之謝公
鳳高矣謝舊令予邑諸弗得者咸以為出於子嫉予甚陳九疇因為人所尚未
顯攻予也會十月之朔閣臣廣微頒歷則不至太廟則又後至予陪祠同陪侍四
科臣糾之廣微不能不折於予言而九疇其鄉人因列疏攻予矣十二日子即於
部院覆疏降調十五日策蹇南旋冢宰御史大夫疏救一時俱被逐沈年兄炎洲
公疏首俱逐自是少宰陳公中素揚公大洪左公淳邱等黜逐褫奪翩翩而出國
門無虛日矣是歲柩孫生葬姚五姑

五年乙丑五十一歲

予一意杜門謝容而邸報中聲息洶洶不敢寧居倉卒與濂兒畢姻以四月十一
日二十一日而逮者至二十四日就逮士民號慟者幾萬人道姑蘇周公夢洲出
盤桓舟中者積日夜以其季女與柩孫締昏焉高先生既前候予於平望之南過

錫山復送之高橋之北紀其言為高橋別語

先君聞難後揚揚微笑如疇昔而一出於真泖等悲憂填膺視顏色輒亦微笑不復知大阨之在後也五月五日舟過錫山陳發交攜蒲鶴相餞微笑竟曰初六日凌晨遣濂歸行納采禮於周蓼洲懼泖尾舟而行或為縱騎覺也遣催小舟先發泖別而北濂別而南草草分散不料自此竟長別也於乎痛哉六月十二日檻車經良鄉遣奴鴻飛以此譖授泖誠勿求見十三日入都羈錦衣衛東司房十六日午開入北鎮撫司獄越十日而楊公至二十八日許顯純崔應元奉旨嚴鞫許既迎二魏意搆汪文言招辭而急斃之以滅口對簿時遂銀銀如兩造之相質一櫻敲一百穿梭一夾敲五十槓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辨之語悉闕不得宣七月初一日旨下則直云六人伏辜矣仍著北鎮撫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聞者莫不喪魄外魏佯請赴法司以解於衆而令內魏故留中以冀臺省之將言者初四日輸三十金顯純概不用刑以用刑聞且請從輔臣言蓋聊以市德云時躬輸金之役者舊鄰劉啓先也往僦夏氏屋以居為比鄰九年縱騎至洒涕請從遂更名姓雜諸僕中周旋艱險與此事相終始掌金以

入見先君於庭以出則泚私喜過望謂派贓有至四萬者而先君獨三千有奇似屬未減且金又似可徐徐輸也及旨下切責顯純初比概筭十棍旨下仍切責十三日同楊左各三十棍先君自此遂大困顯純又限五日再比所輸數更日增泚惴惴懼不給矣十六日旨下又切責顯純應元各降一級泚惶怖絕望欲代劉執輸金之役一見先君劉苦相尼十七日劉入先君俯相勞苦且辭曰憊極矣未刑時莖莖毫孔俱疼殆不能支姑母令吾兒知也劉微以泚意告先君大驚比輸金楊左受嚴刑餘四人寬免劉出泚又私喜過望叩頭謝劉謂毒蓋偏有中矣急奔定興江村告貸於鹿大公大公義至高然家故清窶展轉旁窶僅得十五金泚未至大公先已傳告同好深鄉劇貧之士素不通姓名爭質所有以相應許顯純宗族多與焉然彙之曾不盈五十金泚且感且愧且悲急奔至良鄉訊十九日消息則六公同被酷刑一如初鞠時矣二十一日奔至城則當日又同楊左各三十棍泚狂駭驚惶不知所為究其故則倪文煥以細事忤中貴賴崔呈秀以免急攻蓼洲媚之中及締姻事蓼洲首而先君之禍遂益烈暫寬忽嚴倪文煥為之也於乎痛哉二十四日劉入先君不復能跪起荷

桎梏平仆堂下。劉膝行而前，見額帕垂覆，因整之。背半露，掩之。羣蠅蝨腐，齿驅之。問安乎？曰：病甚，亦強進粥乎？曰：勿言，勿言。促我兒逸去。劉不覺哭失聲。衆呵之出。是日，又一夾敲四十撻。劉請於裏門卒，隱垣隙竊窺，初猶聞痛楚聲，已殊寂然。刑畢，搜入少頃，顯純令管事官二人進，鞠久之方出。衆莫測其所為。但聞楊左魏已昇至後監。二十五日，菜帖入，不復出矣。楊左以是日報亡。二十六日報先君以巳時亡，然終不知死期與死法也。於乎痛哉！時天暑發雷，相驗領埋之旨，故遲遲不降，而東廠日尋泚寤，如織三十日。始差官發屍，借楊左從牢穴中出，骸漲而黑，炭友有露落憂，急併穢褥卷之入棺，無論飯舍弗及，併不得憑身一慟也。於乎痛哉！八月初九日，不孝男學泚抹血謹識。

夜溽解泣，伍骨，嗚呼千古同淚也。

陽明先生詩云：為君為子情何限，夜

將赴浙獄遺友人書

附錄

權閹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計。有死賊所者，有死獄中者，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

中猶故緩其旨。俾尸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獲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矧其人既死。坐賄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儻。必至巢卵俱傾。根荻盡斬。而後已。泖嘗中夜環走。慟極成癡。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身仗義。貸以多金。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贓。猶得出詔。獄入法司。使父子相訣。而斃不至。割絕傷慘。遂至此也。豈意徧告親知。百無一應。推委遷延。備極詐狃。獨范陽長者高倡。釀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鬻物。以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數十青蚨而已。伯夷有難。豈顏回原憲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昔人謂廉吏可為。而不可為。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枉刑坐賄。罪延其孥。清白吏子孫。其受禍有什伯於墨吏者。福善禍淫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倒行逆施。茫茫天道。尚可問耶。今追比伊始。將就浙獄矣。先子罹禍。人不手援。豈先子既沒。猶有出而援泖者哉。即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泖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為愈也。嗟乎。怨哉。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泖頗怪其繆於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殖游俠。諸篇焉得。不傳千穰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則若泖死。須葬要離塚旁。天地鄙陋。莫可共

詔昔先子檻車發平望噴噴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僕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及扶櫬南返又聞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技血佈此知回憲無加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先父與不肖之雙魂於地下也臨書哽咽不能更言

顧塵容先生自叙

予自丁未幸第選閩泉推官時按臺缺撫臺徐學聚被論候代一切以情用事監司而下尤而效之予銳意政事遇事輒攘袂爭爭而得者十之七然猶鬱鬱不樂得奇疾棄官歸遇外家立嗣事頗任嫌怨卒捐外父所贈以明志家居三載改常州教授丁父憂喪畢見正人日就推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肆卒西行以解其難予向與東林疏此正可以彪自況也補國子博士頗為世道劾人皆不知後以同事誦其功予名亦漸彰為人所忌矣戊午陞刑部己未以便差歸辛酉復入則世局一新矣而南昌為相頗與言官構予託友上書勸其先歸主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逆而行之者禍也南昌歎息而不能用于旋以戰事赴西粵歸朝則壬戌春矣福清與南昌小嫌羣小浸潤之予直言轉福清之聽西谿佐之卒善南昌之去而予與南

昌向竟未識面也。去之日，乃一謁之耳。南昌益歎息。時廣寧陷，重臣道將俱逮。王紀為大司寇，必欲以大獄屬予。案定，己子啓調儀司，為王所留。時諸正人以經罪稍薄於撫，予初亦從之。然不能堅也。卒以此禍。然禍源宜在此哉。蓋自國博時胎之矣。羣小譖予於璫，謂王紀攻渠諸疏皆出子手。予無壘峒之才，而有其禍。自此始也。釋姦細之假者，而原參臺省怒。辨劉一獻非南昌族，辨佟卜年非叛人，而舉朝怒者十之七。予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兵部。是冬有連疏攻予，且有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白告歸。甲子秋，調起禮部。子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亟求一臬以出，卒不免逮訊。頗困於刑，得良方治之，瘡稍合。已而有法司定罪之命。

自叙刑曹事七條

自天啓辛酉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科道，日以捉姦細為事。及至送刑部，其稍有影響者，大率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明知其無辜，則高度置不問。恐得罪原參官也。已閱數印君矣。及壬戌三月，予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中，率皆以飢寒瘐死，尚存五十餘人。予啓尚書王公曰：以某一人之命，易五十人之命，某尚便宜。況以一官易五十命耶？玉差數許之。即日會同事者原雪之，止留三人。

一則自供甚悉不待刑訊一則雖非姦細乃假印人也一則證佐未備餘悉開釋送大理評允而縱之原參臺省有怒於札者有怒於辭者有怒於文移者予悉錄獻詞託人致之無不咋舌曰此老吏之筆勿與競也予是以得免參論而臺省視予為畸人矣

兵部尚書行邊張鶴鳴奏杜茂佟卜年謀叛事大率謂卜年為河間知縣茂匿其衙中三月相與謀叛乃遣茂同其大管家二管家往李永芳處相約為逆詞證甚具王尚書問合屬曰見杜茂招否何如衆莫敢對予揖而言曰此只依原招斷之可耳王曰尊意云何予曰兩人同謀叛三個月其情必親於骨肉矣以理言之尚當出妻見子宣家人小厮名字尚不知耶今聞杜茂在外審過五六次夾十餘棍矣問其大管家二管家姓甚麼他終不曉宣茂果僮昏耶况同往李永芳處往返數千里而不一問姓名尤可異也王大笑司官中有欲下石者皆息喙杜茂者實陶登撫門下千總給以千金使之募兵者也茂頗浪費愧懼不敢復命乃匿於薊州一寺中被番役擒出誣以姦細其及卜年者蓋其得入陶幙或卜年薦之也

壬戌七月初司審杜茂事畢王尚書問卜年當得何罪山東司印君朱大典不能對

予曰雖非姦細然實是僉養真族坐以平叛族流二千里可也王嗟服

七月十四王以成終招違限得嚴譴署部事者右侍郎楊東明也不問司官不會大理寺都察院堂上官徑將原招自改於十六日上疏大率謂卜年係□□同族每歲拜金世宗墓宜誅予同寮友潘員外面折之曰此言從何得耶楊曰聞之人言予曰刑部招但有審得云云未嘗有聞得云云也疏已上本司朱大典員外尚不知朱聞惶遽追而返之

七月十七日楊升堂畢揖合屬於法几前聚議非故事也故事火房議事升堂作揖而已楊問曰聞獲熊某者即獲佟某者也其中機殺何以相通老夫請問之諸公同僚三十餘人同聲言二事各不相蒙無以仰對尊旨楊問不已予揖而前楊曰公有所言耶予曰老先生所問非屬官所知安敢有言但老先生欲知此事機殺張鳳舉老先生在城外折柬一詢之足矣楊語塞蓋此語即張教之折問屬官也值同寮汪君詞過激楊乃語侵汪以自解而散

七月十九日楊未升堂在火房問合屬曰僉養真前以謀反論則卜年非叛族乃反族也反族當論斬予直前揖曰按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只莽親論斬餘不坐楊

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莽親耶。予和顏色對曰員外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執乃漢律也。同察命吏檢律謀反條呈揚。揚無以難。

獄中雜記五條

一入詔獄聲息俱遙聞。不能覲面。是即死也。何天玉云。在詔獄寫單。索飲食於外。譬如祖宗之顯靈。家人送食。傳單而進。譬如子孫之祭享。非久困於獄者。烏能描畫至此乎。

予入詔獄百日。而奉旨暫發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并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與家人相見。前之遙聞者。皆親證也。予既叨此一百十日之生。視彼先逝者。已幸甚矣。復何憂哉。復何戀哉。

偶作一聯云。故作風濤翻世態。常留日月照人心。自志也。

詔獄所苦者五。拶也。夾也。棍也。扭也。錄也。所恥者五。囚首不冠也。膏藥貼指。示傷也。跣一足。亦示傷也。彼高坐謾罵叱咤也。我蒲服擊跪也。有此十者。即無追贓之苦。有倖生之路。丈夫猶不再辱。況兼此二患乎。予以五十死。猶勝死者。壽而無子者。予以不祥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

別同志絕筆

雲陽市告了假纔十日耳。弟不肩為妻孥計。吾兄亦不必為弟身後名計。但念古人有託孤之誼。故聊復及之。哀哉。

碧血錄卷下

明 黃煜彙次

繆西谿先生自錄

生平略節拈出與兒輩知之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予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攜以至髻鬢。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師為孝廉夏維卿先生。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春。號鳳鳴。辛未進士。見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予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

與二伯澄灣公俱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里豪。予家禍實與

豪連。云明年春以童子試。縣令閩詔安胡公。諱士赫。號吳南。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問左右

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累。因廉知吾父伯冤立

上書主獄。蘇州理郝公。諱潯。號渭陽。吾父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為

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吾。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

第一。入學第四。學使者郭遠一公也。諱莊。陝西徽州人。戊辰進士。以庶常出。是歲萬曆之戊寅。吾年十

七年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

諱時成湖廣蘄州人辛未進士予以天啓辛酉典楚閩以報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

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於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

以二等試應天至戊子而予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諱朝國癸未進士以青浦令分考

取本房第一公署其卷云近試郡邑青衿獨子為快士翹楚矣閱卷者兩司李雲閒

理李公諱曉號中石丙戌進士吾常理張公諱鳴岡號見菴萬安人庚辰進士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予終身師

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遠過永城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己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

時至今猶為士林所誦自是予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吾常理閩公諱廷甲號翼璋湖廣

蘄水人己丑進士每試必搜予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時顯號新禮遇加隆諸

公子孝廉曾相遇於公車講通家自丙辰以後予棲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恨

無從一訊也辛酉過蘄水一憑閔公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予屬

尹淡如丈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淡如答書云使者方代得之瞥爾此其事甚奇然

公不獨知吾丈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海澄立臺何

公諱捷庚辰進士錄第一復擯斥吾年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噓視

公諱捷庚辰進士錄第一復擯斥吾年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噓視

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視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之後。痔血下注。中血下削。遂得痿症。臥床褥者十五年。吾母手搯莞鑰。予外持門戶。父是以得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早夕靡恃。予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於赤岸之阡。請趙文肅公誌。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父于中秋之夕。忽得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子貞號棟雲。庚辰進士。科試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駕部澹生公誌。誌皆未勒石入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以闡我二人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不孝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不能堅持。而其仍其改聽之。子孫矣。無論其仍其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而文思益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游。予之契如石。實真賞也。己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予文示馮文敏公。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至青社。為吾家子弟師乎。胡公以其意來促駕。於是有青州之游。館馮族者兩月。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璫禍罷。予乃罷館歸。文敏為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券我必捷。明年。舉應天二十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

觀我士以上海令分考得予卷甚晚舉示同考浮梁陳公諱大發號亦兩相擊節呈

主考晉江黃公諱汝良號毅公大賞異時本房頭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副考長沙

莊公諱麟天台號沖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予亦時名中一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

主矣予遜謝不敢當同年顧朗仲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予遜而推之定為石交後

朗仲死予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溪寸步有季女適其季子蓋

朗仲在予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歿後家益窶予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為治恒產亦

吾未了之事也予為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

落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已五十

三矣本房為今禮部會稽錢公諱家坤號麟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予為

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後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折卷呼予名同考皆為

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予見錢師首述其語以為

館選機云會三十一名殿三甲五十四名格當得縣令予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

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為金沙荐舉之議而

東林之目自此起矣金沙者予如菴王立也時方為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且曰

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予了不為動。初試閩第二。實福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惕於前議也。自是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三方。非一不得雷也。嗣後福清為政。意有所向。而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予名即後不出。四五忌者。眈眈矣。而少年昵之者。并不樂予。予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斬。輜侯門王家。二少年。且厭且惡。予日坐針氈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不具論。瘋癲不瘋癲。予不知。獨以為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庭無恙。光廟差聞。韓本用告變於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鈔報所共傳也。旨既下。部擬依回。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為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於瘋癲之下。特加姦徒二字。又有姦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疏矣。義興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寧。置三犯於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予故語人曰。一卯金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卯金以首功奇貨四字。抹煞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癲者。恨不剗刃其腹矣。而向郡某日。走要門。蜚詞交構。所構不止予一人也。而眈眈者。乘之以假手於其鄉人。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逐崇仁而帶及也。疏語云云。時丙辰。

之五月也。予方擬授檢討。候旨久不下。初疏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予義不受辱。具呈引疾。懇院長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勘給。而拜官之命下矣。時予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恐其行之不速。亦為人所迫也。予出一揭。應之人以為辨。而平歸。而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丁酉內計。忘者復修前議。予與虞山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為保持。兩俱得免。後踰伏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者。其意專在吾兩人也。會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蹶中。遂忽聞晏駕。手中有二白筆頭。撒不可合。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其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今上登極。予以正月戒行。至三月抵都。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亦衙門之所創見也。時遼陽陷沒。洵洵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嘆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意在於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諸小之不利於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予受公知。莫能助也。六月有楚閩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第八人。而予取第二名。文安之得館選。為署中眉目。錄文一序一論。

規楚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予出者。間潤色士子。而一三五策。皆鈔撮成之。病不勝也。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還。輒則福唐初入南昌。及周漢陽。以一疏竝逐。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逐。內傳不可奉。公曰。上所傳。何敢不奉。予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爭之。不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可復止矣。公默然。予乃曰。南昌用拙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而予徐申其說。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於是屢疏請放。得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予不以予言告也。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於予。不知何人傳之。嗟乎。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寵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寧既失。經撫之議。日有紛紛。予時為無縱無觴之論。福唐漸遠予矣。時璫營墳於玉泉山。遣人乞墓碑於予。予拒之。彼又再三促予。以壽寧事為鑒。予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璫聞之。憤益甚。而禍自此愈深。壬戌廷試。予備受卷官。五月題管誥敕。七月補經筵展書。○月○日補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月○日廷遣冊封諸藩。予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秦藩之溢請。不得於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予以○月○日出。

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潘餽無所受。明年二月。遠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口月轉左春坊左諭德。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闢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卧以避之。而言路之窺伺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予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座。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為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先起。師先送予出。其語聞於應山。應山憤憤。福唐聞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淡其詞。但辨未嘗抵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卽欲發批。予聞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準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則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自為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於吾手。不知何人所造。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愬。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二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寬大。豈真欲殺我哉。不

過借以自解。而予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予謂此說可斬屬之於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福唐。亦自礙耳。則詞氣之失平。空任其咎矣。福唐於我不為不知己。予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況於登進者乎。况福唐之為輔。何至可斬而出之于哉。惡規喜諛。福唐亦太甚矣。而內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為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斷斷無技休休有容。古稱一個臣。蒲州近之矣。高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社門。予亦不敢數數。閉有荐引。皆名流遺佚。自是夾袋中人。予第一從史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業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託契良深。一入朝。而神情大變。梁谿為高邑門人。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嗾梁谿。不得之梁谿者。則嗾我。因巧離我於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離於我也。餘人論論所不論。已禍機之來。凡百轉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聞寂。予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阻我勿送。予曰。人被逐可不送乎。胡知為詢者所得。予弗

避也。南彖之推有小墻到閣。厲聲曰：此人遂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開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贖之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予亦不求免，而辭代草也。嘗語人曰：北地之代洪洞，自其屬官耳。使北地在詞林，亦不為洪洞具草。况應山之疏，多有可商，使予操筆，應不如此。若應山之功之節，雖百世可滅哉。宮不早移，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造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業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託少子於其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專為江西事。然疏之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於我。我答非可草草。天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况今日內無永口，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註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速須臾。諸子皆疎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漫記，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槩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滅門也。生平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予行真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為文有筆而無學，為學有識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君。

欺心賣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於此。豈非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懣。但義不屑。以三朝作養之軀。辱之狗奴。將賊之手。忍自引決。浩然往矣。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就逮詩

檻車

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邈。諸孫好護旃。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淒風緊。車前白日愁。哀門應祚薄。已矣復何尤。

慰妻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吸藿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無徒歎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貽經累後生。覆巢寧有卵。刈草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

慰女

吾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玉。祇今逢末劫。正合懺餘殃。稍足無盈粟。長貧且厭糠。緜綦何處訴。軟語慰而娘。

別友

生平肝膽熱。撥去在人前。為友常分謬。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儼便。生死交應在。寧為異己憐。

慰妾

朝朝念佛保平安。暗裏添愁淚不乾。腸斷琅璫聲一響。堂前只尺不相看。

其二

來時自矢死靡他。貼意摩娑賴起痾。昨夜飛魂驚入夢。蓬頭跣足叫天那。

其三

我是銅腸鐵石人。不為女子惜嬌春。蓮花會上衆相接。共禮如來證往因。

高景逸先生絕筆

遺表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乞使者執此報皇上。

別友東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三月十六夜。高攀龍頓首。

李仲達先生就逮詩

郡中別徐元脩

相逢脈脈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其二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應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

其二

聖德方虛己。愚忠敢涇丹。慙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為問南冠。

潤州別貢悅滋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濃於酒。錯認黃梁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鶴鴒詩。白雲渺渺迷歸路。春草萋萋泣路歧。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犂犢聽黃鸝。

述懷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

虛名誤封事。十言罪孽殫。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滿供餐。

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身名到此悲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卻怪登車攬轡者。為予洒淚問蒼穹。

鄒縣道中有感

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道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益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

不可作。搔首問蒼蒼。

宿旅店

日暮停車塵滿衣。喧譁土語是還非。祇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良鄉呈大兄三首

長途連袂若為歡。只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摠餘清淚對誰彈。

其二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道離憂減客肌。

其三

兄自料生聊暖眼。我惟料死摠灰心。雙親但有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壘

與君異姓為兄弟。意氣寧論杯酒端。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亡前一日二首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其二

絲絲脩省業。因微假息餘。生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著緇衣。

又六月初三日別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為手足。鶴鴒原上了前因。

付遜之兒手筆

吾以直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

為韋弦。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真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致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游宦赫奕。未見吾童子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慎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為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消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嫗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妝田百畝。至妹母奉侍。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厲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閉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能盡養。他日俟祖父母千百年。

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哀哉。

附天人合徵紀實

燕客具草

善言天者必驗之於人。人事而不能徵實於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幾歷分至。遂能於渾蓋二家。會其微渺。乙丑春久。旅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為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奈何。友人聞之。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璫也。璫禍而衡復歸於所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於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俱被逮。孟秋下旬四日。鼓後。客露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浴浴下。同坐者問故。客曰。紫宮為帝庭。尾箕燕墟也。白者金象。按占當有急兵起。輦轂下。然國家福祚如天。保無他慮。其冤徵乎。六君子行死矣。明發而楊左魏之凶問至。攷白氣竟天之時。正獄卒承璫命之時也。嗚呼。

仲秋下旬七日。太白午經天。客曰。星與日爭明。下與上爭權之象。今璫之權至矣。何用爭乎。豈將殺周顧二公耶。翌午而周卒死。顧賊之手。顧絕命之疏。遂入。嗚呼冤哉。

周衷二公俱於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月念六到南鎮撫。念八日送北司。魏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廿六日送北司。楊左二公六月廿六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問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而堂官許顯純袖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扛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扶扶左右手。偃偻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客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墨而顛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漆。楊公髮白為最。頃之至廳。事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左居楊之左。魏居楊之右。顧居魏之右。周居左之左。袁居周之左。顯純處分畢。還獄。

初九日比較。顯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詫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袁以病特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勒五日一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左顧嘵嘵置辨。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服事大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上。而楊公獨甚。

十五日為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揖賀。是日公始知墻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飲凉水以求速死。兼貽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五限各完名下所坐贖數。不中程受全刑。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啾啾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拶敲五十。袁拶敲五十。魏呼家人至前謂之曰。吾十五日已後聞穀食之氣則嘔。每日只飲寒水一器。蘋果半隻而已。命盡想在旦夕。速為吾具棺。然家甚貧。無能得稍美者。差足掩骼可也。家人守其言。以十五金買棺。以殮。

二十日。中丞家人送飯芽茶中雜金屑以為進。獄吏所覺。家人輩俱默逃去。中丞嗣後遂絕傳單者矣。

二十一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名叱之曰。爾令奴輩潛匿不交贖銀。是與旨抗也。罪當云何。楊公舉頭欲辨。而口不能言。遂俱昇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獄。獨楊左投尸限之外。鬻血流離。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乃昇入。左公轉向而東。顧其家人。是日雨。棍溼重倍常。且儘力狠打。故呼

號之聲更慘。

二十四日比較揚左魏各受全刑。顧穆敲五十。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揚左魏發大監。客聞之以問獄吏。吏嗟吁曰。今晚各位大老爺。嘗有壁挺方言也。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手。葉文仲為獄卒之冠。至很至毒。次則顏紫。又次則郭二。劉則真實人也。

二十七日比較顧公獨受廿棍。是日獄吏猶稱犯官。顯純怒罵曰。此等俱犯人也。何官之有。嗣後遂呼犯人。

二十九日比較三君子之尸。俱從詔獄後戶出。尸在牆之下。以石為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匍匐。是日刑曹驗畢。籍以布褥。裹以草席。束以草索。扶至牆外。真徧街衢。尸蟲沾沾墜地。

八月初一日比較

初四日比較顧公用夾刑。杠十五。周穆敲三十。

初七日比較

初九日比較顧公用拶刑。敲三十。

十二日比較袁公贓完。公家鏡出囊中。故特為易。

十四日比較周公贓完。

十六日比較。

十八日比較。

十九日袁故未故前一日。先暗注大監實孤身在闕王廟。鎖頭顏紫手斃之。是日顯純上疏云。周某病劇。上命撥醫調治。次日醫來。顯純呵之以出。彼時周公自以贓完。裹巾結襪。逍遙獄中。方怨顧賊相累。不得速發西曹。未嘗有恙也。

二十二日比較袁尸出。

二十四日比較。

二十六日比較。顧公用拶刑。敲八十。

二十七日。獄更具片紙報顯純云。顧大章大病。客雜與人中竊窺之。不覺涕淚沾衣。曰。一網盡矣。次日而顯純遂以顧公病疏上。當獄吏揭報時。太白適經天。嗚呼。公亦不凡矣。

二十八日。周故是日之午。周顧二君子。暨孟弁三人共飯。未畢。鎖頭郭姓者疾呼曰。

堂上請二位爺講話。遂著械而出。行不數武。劉鎖頭從後牽顧公之衣曰。且還今日。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耳。押周公至大監。不平時。遂斃郭賊之手。

二十九日比較。

九月初二日比較。周尸出。是日劉卒密語客曰。堂上已勒顧爺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客曰。能緩五日乎。曰。能。厚賄之而去。

初四日比較。顧公棍三十。拶敲八十。

初六日。顧公發部之旨。已下閣中。客知之。躑躅竟夕。恐入顯純之耳。不能留公至明晨也。

初七日之晨。劉卒復至曰。五日之期足矣。今晚必不能相全。奈何。客曰。然會當有幾。獄卒竊笑而走。已而西曹之命下。是日顯純復比較。踞案厲色。如前呼顧公曰。爾十日後復當至此追贖。蓋六君子之禍。顯純頗有力。暨用刑之楚酷。死期之緩促。又顯純獨為之。畏顧公到部發揚其惡。故以追贖之說相嚇。欲令其不敢言。此日不西。亦斷無生理。劉卒非妄談也。

十三日會審都廟。會審官共十人。公座俱南向。在簷溜之下。上承以葦席。顧公北面。

跪反覆辨論甚直而十人承璫命竟擬斬刑。又責公十竹板嗚呼璫之虐焰一至於此是日璫遣聽記人立司官之後審畢十人旋以連名帖及獄辭付去禮甚恭。

十四日顧公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

十九日顧公尸出於獄衣冠俱如禮。

楊公有遺稿二千餘言又親筆謄真一通叩首牀褥以託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關聖畫像之後已而埋臥室北壁下蓋以大磚後公發別房望北壁真如天上倩孟升竊之以遞隨寄并弟持歸。

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冀死後枕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為顧紫所竊紫亦號於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魏公性不嗜食尤不喜血肉之物每日所供唯雜菜一把扁豆莢斤許及蘋果五六個而已。

魏公受刑較之楊左為少而困憊獨先七月十三日加刑叫聲使不能朗十七以後兩足直挺如死蛙不能屈伸。

袁公素善病到北司後遂僵卧不能起陰囊大如三斗器行履頗有所妨然竟以病

故竟死不受一棍。唯夾拶二刑。加三五番而已。其楷云錦衣李不稱左右之。

袁公贓止六千。而每限輸納。倍於他人。故受刑為少。

周公亦善病。面黃白色。初入獄中。終日與孟弁對奕。以自遣。家亦饒。弟姪輩又悉心幹理。故萬金不四十日而具。

周公贓完。日鎮撫。匿其五十金。公必欲清算。且出累限。納銀私籍。以相質。左右管事者。以支辭為解。或云。公死之速。係此一算也。

周公固慙直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布便了。又念贓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處置家事。顧公與孟弁竊笑之。而不敢明言。八月初。顧公張目視。且久之不已。笑謂孟曰。嘗聞鬼不得見日。今幸片時未死。當快觀之。未幾。周至。孟正色曰。顧先生到此地位。不思大事。終日浪談。柯益顧向周公曰。所謂大事者。身後事也。吾自七月中。便知無生理。訣別家人書作之已久。無便付出。故尚留榻下。何至曹曹乃爾。周慨然曰。吾亦作數行可乎。死後。其家人所得遺書。蓋顧孟二公亦合謀以促之云。周公家書一通。向藏顧公處。周死。獄情加嚴。無從得出。顧作蠅字帖。密付客。客持金俟詔。獄後。尸至。周尸出。日厚。賄獄卒。獲之後。客南還。託友人寄其家。前此周氏合宗。

竟不知公有遺墨也。

顧公對簿後遂病創。卧至七月中。方能行履。右股瘡潰。中墮腐肉一塊如小鼠。

顧公發刑部。謂客曰。吾向在詔獄中。如有人扼吾之吭。不令吐一語。自分從來鬱勃之氣。無從得伸。今來西曹。雖無多日。然顯純之凶惡。及下毒手者之姓名。播之天下。傳之同調者之耳。異日世道復清。此曹斷無遺種。吾目瞑矣。

顧公生平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見家人啼哭。輒大笑曰。淚緣情生。任情則為人。天種子。不能上蓮花寶座。汝輩慎勿作兒女子態。

顧公到西曹。一意求死。客勸之從容觀變。公曰。吾自八月初。已作處置家事。一二紙函之。又開。凡五六次。思無剩語。第易署封時日。彼時已寘革囊於度外矣。且大夫不再辱。吾向為顯純所毒。怛怛不已。忍再見其面乎。惟速盡為快。

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屬持銀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贖多少。報數訖。鳴鼓升堂而坐。坐定開獄。呼各犯官到廳。事前跪伏。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贖。

鎮撫納贖。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敢問多寡之數。納已急驅而下。

鎮撫刑具凡五。一械。堅木為之。長尺五寸。闊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入獄則否。凡殺中。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一鐙。鐵為之。卽琅瑯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使動也。一棍。削楊榆條為之。長五尺。曲如匕。執手處大如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繫兩足。一人牽繩背立。使不得伸縮。一梭。用楊木為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梭。兩人扶受。梭者起跪。以索力束其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梭上下則加痛。一夾棍。楊木為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幫梭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扛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以上。從右畔猛力敲足。腰吁可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洒地也。此客習見之。非關警說。

楊公尸棺之歸。負以二騾。其子從。一二蒼頭。踉蹌道上。知者皆為之飲泣。

六君子之獄。天下皆知。內外二魏為之。其死也。則更有說焉。楊左魏璫所甘心者也。廣徵實力圖之。周哀顧。則馮銓續為之者也。彼時銓新入政府。感璫之特遇。故殺三公。